

救亡論集

Giuwang Ianlun Zi

編民石丁

救亡言論集

丁石民編

一九三八年一月

救亡言論集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編輯者 丁石民

經售者 各大書店

外埠酌加郵匯寄費

一九三六年八月
初版
一九三八年一月
再版

序

沈鈞儒

中華民族，現在是已經到了不能再忍受的時候了。

五年來慘痛的事實，告訴我們：忍耐退讓的結果，祇有日趨滅亡。東北四省的陷落，榆關長城各口的斷送，冀東偽組織的出現，華北經濟權的喪失，……敵人在得寸進尺的侵略，而我們還抱着一種容忍政策。以致最近，簽訂華北防共協定，敵人更大舉增兵，佔領了綏穀華北鐵路總樞紐的豐台車站；公然以軍隊庇運私貨，破壞我國海關的組織，阻害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使我國農村經濟的恐慌增強，使我國整個經濟遭受致命的打擊。像最近的大榮九茂益九等事件，毆打我國海關人員，搗毀我國海關行政公署，使其無法執行緝私的工作。這種種，這一

切，都可以證明中華民族已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機，再不能容忍，再不能苟安了！在目前，全國民衆，已認清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我們要發動抗敵的戰爭，要爭取我們民族的解放，發揮我們民族的精神。

從過去嫩江之役，淞滬之戰，古北口的抵抗，以及直到現在還在淒風苦雨中奮鬥的東北義勇軍等許多血的教訓，使我們更認識了抗戰乃是民族生存唯一的大路，只有抗戰，才可擊破敵人的侵略；只有抗戰，才可粉碎敵人的野心。戰則生，不戰則亡，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當前的問題，已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問題，而是全國民衆生死存亡的問題。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不問他是什麼黨派，什麼階級，什麼信仰，只要他同意於抗戰，我們就該摒棄一切私見，停止一切內爭，團結起來，動員起來建立鐵似的民族救亡陣線，向我們的敵人進攻！

石明先生最近有救亡言論集的彙編，可以代表我們民族從心坎裏發出來的一

片真誠的呼聲，我願意拿來介紹給全國國民中的熱血份子，主張抗戰的同志，不甘做亡國奴的大衆。

序

章乃器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大示威到現在依然憧憬在我心坎的深處。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相信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

在一二·九以前，華北危在旦夕，漢奸竟敢公然冒充民衆，國內的輿論，表現出來一片的妥洽聲，他們似乎已經在安排敵人到來以後依然可以營業的基礎。文化界裏許多朋友，談起來大家都很憤慨。

『去流一些血以疏解胸中的忿懣吧？不，那種個人主義的英雄行動，會有什麼用呢？』我老是這樣的徬徨着。一個和羣衆隔離的人，苦悶起來真是要發狂的呀！

『無論如何，我們得有一個集體的呼聲！』這是許多朋友的意見。根據這個意見，我們就進行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在宣言初稿提出討論的時候，北平學生一二·九大示威的消息，已經在少數的報紙上披露了。我還記得宣言中有一句對北平學生示威表示同情的句子，是臨時添上去的。上海的文化人，和北平的青年學生，雖然是隔得很遠，竟像是心印着心，大家『不約而同』的同時展開歷史的救亡運動。然而，竟因此有些想造謠中傷我們的人；就說救國運動背後是有人以大規模的計劃來策動的。

以後，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示威的悲壯記載，陸續的到我的眼簾裏來了。我讀了，幾次的淌下淚來。剛在這時候，愛國女學的學生邀我去演講。我眼看見這許多純潔青年伸着脖子等待我的指導，便聯想到北平的青年是怎樣的受當局的摧殘。不覺大哭失聲，對於這樣可愛的青年們，竟會忍心拿刀槍去對付：官僚軍閥們的心腸，真太毒辣了。

對着英勇的青年戰士，我一還是自己覺得慚愧。我能做什麼呢？除了寫幾篇文章以外，不過是和大家談談。可是，如果青年們認為我經驗多一些，見解透澈一些，而願意使我負一些理論上指導的任務，我是認為『義不容辭』的。事實上，我在這幾個月中間，已經不客氣的負起這個任務。

救亡，是大眾的事，也就是我自己的事。不管別人怎樣壓迫我，也不問要怎樣的任勞任怨，我決不退讓，也決不消極。我能向誰攢紗帽呢？我要很堅定的站在救亡陣線，一直到民族取得解放為止；在民族未取得解放以前，我死也只好死在救亡陣線裏面。救亡陣線的戰士們，我是永遠不會離開你們的。

我寫了這一篇文字，聊算代一個序文。

二五、七、二一。

代序

王造時

——『一二八』四週年上海各界紀念大會演講——

丁先生編印這本救亡集，以爲救亡運動的理論的指導，要我做一篇序言，我因爲沒有功夫做文，只好拿『一二八』四周年在上海各界紀念大會的演講來代替。不過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段，被當時發表這篇演講的大美晚報刪去，現在還不能補充起來，請留待將來罷。

自『九一八』以來有四年多，自『一二八』以來剛好四年，時間雖不怎樣久，但所遭遇的國恥已經打破古今中外歷史的一切記錄，有人估計，在這短短的期間，我國共喪了八百餘萬方里的土地，比起近百年來滿清政府歷次共失的國土還超過一百五十萬方里。每年失地平均約有兩百萬方里之多。若拿喪失的土地與

省分比較，等於七個四川，十二個廣東，十三個湖南，十四個陝西，十五個湖北，十六個河南，十七個山西，十八個山東，十九個安徽，二十三個福建，二十七個江蘇，二十八個浙江。若拿喪失的土地與外國比較，那更駭人聽聞，竟等於日，英，法，德，意，奧，匈，比，荷，丹，瑞士十一國本國面積之和；換言之，也等於四個法國，五個德國，六個日本，十個英國，六十個瑞士，七十個荷蘭，八十個比利時。照四年以來這樣的速度斷送下去，再消不了十年，全個中國便會送得乾乾淨淨。我們在這『一二八』四週年紀念的今日，回想光榮燦爛的山河被一大塊一大塊的割去，整千萬的同胞被一大批一大批的逼迫去做亡國奴，我們的血好像在那裏沸騰，我們的心好像在那裏被刀割，我們的忿怒好像簡直是要衝上雲霄去！然而這四年以來的痛史也給了我們最嚴重的教訓，我們於悲憤之餘，不能不吞聲飲淚去認個清楚，以定救亡圖存的方針。

四年以來的事實，第一證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非吞併我全個中國不

可。本來先吞滿蒙，次及本部，然後稱雄世界，是田中所定下來的錦囊妙計。所以他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不料有些人竟見不及此，或見及此而故意像鴟鵂一樣，把他們的頭埋在沙裏當做沒有看見。在『九一八』瀋陽失陷的時候，這些人就以為問題不至於擴大。後來北滿及錦州失了，這些人，又以為日本得了東三省，就會滿意，不至於再擴大。後來山海關又失了，這些人又以為日本得了山海關可以保障『滿洲偽國』的安全，自然就會罷手，決不至於再擴大。但是後來熱河又失了，這些人總以為日本得了熱河，完成『滿洲偽國』的自然地勢之後，斷不至於再擴大，更不至於擴大到長城以內。但是後來灤東又失了，這些人又在那裏作夢，以為日本萬不至於踏進平津。但是現在呢？『冀東自治政府』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已經先後出現了，內蒙古最近又宣布『獨立』。而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且有擴大到山西山東綏遠之勢，這些人或許心裏還以為可以退守隴海鐵路，再不然可以退守長江以南，再不

然可以退守武漢以上，再不然可以退守川滇黔等省，再不然可以稱臣投降或逃往海外過其亡國寓公的生活。但是我們大多數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便不能不認清此種鐵一般的事實，此種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的侵略政策非滅亡我全國不可。只有認識這種事實，才能知道我們與敵人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什麼協定，什麼條約，在敵人看來，都是暫時的策略，老實說，最後，他們非要我們全民族子子孫孫做他們的奴才不可！

四年以來的事實，第二證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手段，除了用武力威脅我國外，還利用各種各色的漢奸，直接間接作出賣民族利益的勾當。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報酬，這是日本宰割我國的最高原則之一，以各種傀儡的方式，緩和和其他列強的反對，以避免國際的衝突，這是日本宰割我國的最高原則之二。以最少數情願做漢奸的中國人，壓迫大多數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以避免我全民族的反抗，這是日本宰割我國的最高原則之三。因此，日本除了到萬不得已

的時候用武力來威脅我國外，總是千方百計利用各種各色的漢奸，直接間接做牠的工具或劊子手。第一號傀儡已在東北出現；第二號傀儡已在冀東出現；第三號傀儡近又在內蒙古出現；第四號傀儡不久恐要在華北出現；第五第六等號的候補傀儡正在製造之中。至於間接爲日本帝國做孝子順孫的所在多有。這樣一來，無怪土肥原不久以前在報紙上居然宣言，謂日本不傷一兵，不費一彈，又增加了數十百萬方里的土地。這是多麼毒辣的手段！因此，我們若要反抗日本，同時非以嚴厲手段；對付各種各色的漢奸不可，如果讓他們彈冠相慶，高踞要津，那麼我們做日本人的奴才，我們便要做奴才的奴才了！

四年以來的事實，第三證明了倚賴政策的錯誤。自己不肯犧牲，而希望人家代我們犧牲，天下豈有此理？何況國際間的事情完全以利害爲前提，歐美帝國主義又何嘗講什麼公理。我們的當局於『九一八』事變之後，因爲誤於不抵抗主義，不惜一再鄭重宣言『忠實信賴』國際聯盟。結果呢？國聯多聚會一次，中國

省分多失去一個；國聯多通過一案，中國城市多被佔去一個。什麼停戰，什麼撤兵，什麼調查，什麼報告，都是欺騙世界及我中國民衆的鬼話！然而當局爲『對日避免衝突』起見，一次一次的勸我國民『嚴肅以待』，『特意忍耐』，『忍痛含憤』，『逆來順受』；一番一番的要我國民『謹守秩序』，『服從紀律』，『信任政府』。不管敵兵如何壓境，同胞如何被難，當局總是說外交如何有希望，國聯如何有辦法。但是希望在那裏呢？辦法又在那裏呢？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日本不但不會撤退一個兵，中國不但不會收復一寸土，而東三省淪亡之後，熱河亡了，冀東亡了，察哈爾亡了，內蒙古又亡了，整個華北將不保了，無數的同胞賣了，無數的財產棄了，到現在，當局好像覺悟國聯之不可『忠實信賴』，於是轉過臉來『忠實信賴』我們的敵人，與敵人講『親善』，講『提攜』，講『共存共榮』，講『經濟合作』，講『軍事同盟』，這簡直等於與虎謀皮，不成事體！誰不知道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猶羊之與狼？難道羊可信賴狼，與他親善嗎？羊被狼

咬去琉球，台灣，高麗，因為時代稍遠或許記不清楚。難道『九一八』以來羊被狼咬得體無完膚，還不覺得痛嗎？日本每實行一次侵略，必口講一次『親善』。『親善』愈密，併吞愈甚。回想當年東三省的不抵抗，何賞非『親善』的表示？上海協定與塘沽協定的簽訂，香檳交歡，握手成禮，更何嘗不是『親善』的行動？然而『狼子野心，得隲望蜀』，當局尙不翻然悔悟，急謀補救，天下可痛哭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嗎？

四年以來的事實，第四證明了不抵抗主義的可恥。古今中外的歷史，喪權的也有，失地的也有，甚至於亡國的也有，但決找不出喪權失地如此之多而還不抵抗的例子；有之，只有『九一八』後中國這段最可恥最卑怯的污史！以比利時那樣的渺小，在歐洲大戰初起的時候，因為區區的借路問題，還要反抗當時世界最強的德國。以阿比西尼亞的落後，還要反抗意大利全力的進攻。請問主張並實行不抵抗主義的人們，還有什麼理論可以自行辯護？失去東三省，不抵抗；失去熱

河，不抵抗；失去灤東，不抵抗；失去冀東，不抵抗；失去察北，不抵抗；失去內蒙古，不抵抗；將來失去華北五省，恐怕還是不抵抗；不抵抗主義不但斷送了八百多萬方里土地，四五千萬的同胞，並且貽我中華民族萬世之羞！雖然這些人善於掩飾巧辯：不是說五十年後再圖復興；就是說中日物力相差太遠不能一戰，或是說抵抗非有充分的準備不可。但是我們要問，爲什麼『一二八』的抗戰，以物力相差太遠的十九路軍能與日本的海陸空軍相持至一個月零四天之久？爲什麼落後的阿比西尼亞抵抗意大利的飛機、大砲、坦克等之最新式的武器，竟支持了半年之久？所謂進步的物力的威力，也不過是如此而已。其實，『一二八』的抗戰告訴我們，唯有抵抗才可以救國；反之，不抵抗主義才會一夕失去東三省，四年失去八百餘萬方里。如此不抵抗下去，不到十年便會亡國，五十年後我們的子孫只配做奴隸牛馬，那裏有我們生聚教訓的機會去圖復興。至於須有充分的準備然後可以抗戰的理論，表面上看來似乎言之成理，而其用心實與不抵抗主義者同